

流年

Union

梁晴◎著

我母亲这一生，始终与她的两位
闺中密友的人生轨迹交织，徘徊
而又颇具传奇色彩……



APP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梁
晴◎著

流年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年 / 梁晴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396-3570-5

I. ①流… II. ①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4432 号

出 版 人: 唐 伽

责任编辑: 温 媛 张妍妍

装帧设计: 许含章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3533889

印 制: 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2827094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2.5 字数: 21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一条夏天的河。

水怎么那么清啊，河底的沙子看得分分明明。伸手进去荡一荡自己的小手绢，鱼儿就过来了，它们把人胳膊上的细小汗毛当成小蠓虫了吧？

这条河应该就是贯穿南阳的白河了。你看，多么宁静的一条河啊，水虽然是来自豫西的大山，可是一点儿喧嚣也听不见，顺着白河向上走，慢慢地进了山，满山都是山里红，还有青涩的核桃和碗口大的柿子。庭园儿最喜欢柿子成熟的季节了，在山道上走着走着，冷不丁就踹了柿子树一脚，熟透的柿子像一朵硕大的花儿，“啪”地在岩石上绽开了。

有一次马庭园攀上柿子树，摘下两只丫腰的并蒂柿子送给李观，李观赶紧拿着回家，打算献给爷爷奶奶。到了家，才发现走着道的时候，柿子已经自己把自己给挤破了！奶奶赶紧唤过崔嫂，翻箱倒柜取出从前吃冰淇淋用的小勺，把柿子瓢刮到小冰盅里，她和爷爷一人一盅捧在手里，这才止住了李观的满腔气恼。

可是气恼也还是有尾声的，李观那条心爱的白抽纱手绢染了柿子渍，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爷爷想了一想，让崔嫂把它熨平，铺在书案上，用品黄的国画颜料给她画了一嘟噜枇杷。后来李观把这条手绢用针线钉在自己的蚊帐里，当做了一幅装饰画。

为什么会想到手绢？是了，李家客居南阳的两年，日子似乎过得比在哪儿都熨帖。老太太和少奶奶一出门，蒋万和桂虎就紧着跟上了。坐着如花美眷的铮亮包车后面，小跑步跟着俩盐警，招眼不招眼？老太太和少奶奶掖手绢的方式跟一般





的妇道不一样，人家不过是随手掖在胳膊窝下的旗袍纽子上，她俩却是把独山玉的镯子一直捋到了上胳膊，手绢从镯子里穿过去。娘俩的胳膊都很丰腴，不用担心手绢会掉下来。

南阳的河横平竖直，街道像被白河划成的棋盘格子，包车一路过去，奶奶和母亲的艳丽就在玻璃似的河面上一路流连。

.....

李观的睡眠质量太差了，右胳膊老是从被子里探出来，东一抓挠，西一抓挠。最后，积着扎针淤青的手一把抓住了冰凉的床栏，蓝白条的病号服袖子完全褪到了胳膊肘后面。

詹黎再一次把她的胳膊塞进被子，就势在她的身上拍了一下。“妈是在做梦哩吧？梦见什么了？”

李观醒了一醒，眼白混沌，眼底深处一派茫然。

“河。”

“什么？”

李观不想再答理她。现在，这条河也是很不高兴被吵醒的样子，变脸变色，浊浪滚滚。

李观心里一个劲儿地埋怨女儿：“你看你看，好好的白河，你怎么把它变成了贾鲁河哩？”

贾鲁河是周家口的河，因为连接着黄泛区，人们管它叫“灾难的河”。你看，河里漂浮的尸体数都数不清了。河边捞尸体的人捞得人困马乏，捞上来一具，湿淋淋地往身后一扔，看都不多看一眼。远处湍急的浪头上，颠颠簸簸过来一只缸，缸在浪尖上滴溜溜地打转，起先扒着缸沿的手还有好几双，渐渐地，一双也不剩了。

“大起……”

“什么？”

“大起。”

2

很多年以前，文化大院礼堂一张位于角落的加座上，坐着十二岁的我，台上那出师生同台的大戏叫《丽人行》，它是以话剧团 1960 届学员班毕业演出的名义打出海报的。以我当时的年龄，我对剧情其实并没有太多探究的兴趣，我和我们大院的

其他孩子一样,兴奋点集中在剧中人物的扮演者身上,因为他们和平时样子实在是太不一样了!最让小孩们感到刺激的是那个老抱着洋娃娃、系着超大蝴蝶结的“贝贝”,她其实是学员班那个长得又瘦又小又难看的台词老师,她的孩子都已经上了高中,早就不跟我们一块儿玩儿了!

说起来,没有人比我们更熟悉这出戏的幕后了!比如那些看上去非常逼真的景片和道具,其实不过是用三合板钉成之后蒙上麻袋片画的。所以,当剧中人跌坐在“沙发”里的时候,我们全体不合剧情地发出惊呼,因为那人的屁股一定是硌得很疼了!

我不太弄得明白剧中的阔太太怎么会给关到了牢里。阔太太看到了同牢房的两个下等妓女,神经质地乱挠自己的长卷发,觉得已经染上了虱子。她的女儿抱着洋娃娃前来探监,没说两句话就被人强行拉走。阔太太对着已经进了侧幕的女儿拼命喊着:“贝贝,给妈妈带香水、发蜡,还有蔻丹!蔻丹!”木条钉的铁栅禁不住她的摇动,上面缠绕的铁索轻飘飘地开始晃悠,因为那“铁索”不过是涂了墨汁的草绳。这时候全场都笑了,我们是为草绳,大人们是为蔻丹。

很多年很多年之后,我的母亲到了暮年,越来越多地在病床上向我讲述她的一生,我便常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这出戏,想到《丽人行》这个剧名。戏里写了三个不同命运的女人,她们虽然一个是记者加革命者,一个是阔太太,一个是沦为妓女的女工,彼此之间的故事却是既离不开因果又充满着纠葛。我母亲这一生,也始终与她的两位闺中密友的人生轨迹交织,徘徊而又颇具传奇色彩。最不可思议的是,她们三个人的结局,最终完全暗合了一个算命瞎子的预测。

这件事,使我对冥冥之中的不可知,越来越心存敬畏。



很多年前,西安大雁塔附近的四府街上,有个被人称作“旗杆李”的李家,指的就是李观家,他们的祖上不仅是皇戚,还曾经立过赫赫的战功。到了李观的曾祖父那一辈,家里转而浸染书香,因为曾祖父被慈禧钦点了翰林。至今在故宫的馆藏里,也还保留着他老人家的墨宝。

李家的这位老爷子与很多同时代的文豪过从甚密,李观的父亲最喜欢说,常熟大名鼎鼎的翁同龢,就是咱爷爷的至交哩。

李观的曾祖母早逝,填房姓何。嫁过来的时候,何氏年方“二八”——不是一般





意义上的碧玉之年,而是真正的二十八岁,在旧时老姑娘堆里,算是很具有一些资历啦。这位川籍美女手脚利落,相当能干,最为难得的是,她还通晓诗文和音律。如此,老太爷对这个续弦的迎娶仪式的态度堪比正室,是非常之隆重的了。若干年之后,老爷子在四川学政的任上驾鹤西去,何氏的泼悍个性忽然之间迅疾膨胀,原本知书达理的妇人,全然落入了蛇蝎晚娘的民间版本俗套。翰林的原配产有三子,前二子长大成人另立门户,晚娘的所有的淫威便悉数施加给了懦弱的小三儿。小三儿直到长成堂堂七尺男子汉,一旦闻及后母高声,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双膝弯曲,匍然向一地尘埃下跪。

翰林去世,何氏必须设法稳固自己在李家的地位,于是给娘家的侄女下了聘,将她嫁给小三儿做自己的儿媳。却不料这一对结成了反叛联盟,婚后不及半年,义无反顾地“私奔”到了豫地开封,靠着小三儿在政府审计部门里谋得的一份薪水,繁衍了李观的父亲伯翔、李观的叔叔仲翔。

伯翔身为长子,充分吸纳了李、何两家的优秀基因,一方面接受了西式的教育,在其就读的圣安德烈中学里打一手非常漂亮的篮球和高尔夫;一方面保留着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救药的痴迷,回到家里,马上换身为马连良的忠实信徒。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当时可谓凤毛麟角,伯翔和他的同学很快就在最好的政府部门谋到了职位,而且提拔迅捷。李伯翔是在二十二岁那年升任盐务局局长职位的;他的铁杆同窗马诗桓更是了不得,在同一年里,居然坐上了开封市银行行长的交椅。

自伯翔第一次领取薪水,他的父亲就做起了专职的老太爷,从此伯翔担当起了李家顶梁柱的重任。自古以来,“成家”与“立业”总是相提并论,所以周榭也是在伯翔考进盐务局的那一年被娶进了门。拜堂之时,年轻的婆婆端坐堂前,着一身茜红洒金的短袄绣裙,乌黑的发髻上簪一朵硕大的牡丹花,左腮旋一枚酒窝,几乎把新娘子的风头全占了过去。

周榭其实相貌不俗,也是个少见的美人。她玲珑纤巧,眉清目秀,父亲是宋代著名文学家周敦颐的后嗣,就任过天津道的道台。周家是个大家族,几房小姐加起来总共十一位,因为自小跟着兄弟们一块儿读私塾,与同时代的女性相比,个个都算得上满腹经纶。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榭跟李伯翔的结合算得上是自由恋爱。周、李两家的宅子相距不远,某一天,周榭提着大辫子在胡同里踢毽子,正巧李伯翔骑着自行车经过,不久李家就着人上门前去提亲。周家的小姐个个出类拔萃,提亲的便说:“就要那个辫子最长、最爱笑的。”

李伯翔性情风趣,高大俊朗,穿上西装仪表堂堂,穿上戏装票戏,简直就是姑娘

媳妇的超级杀手。当时,有一个藺家班的班底,男当家的拉胡琴,女当家的管后勤,青衣和须生是俩姑侄,经常上李家来为一帮票友配戏。李家的人好给人改名儿,那个叫藺雁菊的女伶,他们就觉得她不妨叫个藺亦秋。藺家对李家的这番美意诚惶诚恐,说是既然改了名字,亦秋就应该给伯翔做妾。伯翔当即予以坚辞,说:“我们李家的家规不许纳妾。”

李家的确有不许纳妾的家规,但这个家规在他的兄弟李仲翔那里却是遇到了一个例外,这是后话。

那是1938年的元宵节,日本人虽然打进了北平,李家客居的开封也还未见多少乱世烽烟。

李家是一座三进宅院,最后一进是用人房和灶房,将上灯时分,周榭挽着袖子做元宵馅。她做的是五仁馅,花生、松子、核桃仁、杏仁炒香了剁成细末,加上青红丝和白糖,揉到大堆的生猪油丁里。周榭个儿小,三寸金莲蹬着一张描金小杌凳,直揉得气喘吁吁。她腕上的玉镯轻轻磕碰豆绿色的粗陶和面盆,疾徐有度,声音悦耳。灶上,厨子老刘哼着残缺不全的西皮二黄做鲤鱼焙面。烈火烹油之中,崔嫂把湿淋淋的双手从洗菜盆里提出来,捂耳吆喝:“斜眼老刘,我的那份你给我省了别唱,中不中?”

4

《丽人行》后来公演,戏里几位主要演员暂时屈居B角,前两场的A角,全部换上了从北京、上海请来的名演员。这么一来,《丽人行》一票难求,剧场里再昏晃的加座也轮不上蹭戏的小孩,于是我始终没能见识到庭姨在戏里的风采。

我妈那时候是党委秘书,管着单位里的公章,家里家外,忙得团团打转,她也没有闲心跟小孩子拉家常。她在门房里接我爸电话,说到庭姨要来这件事儿,我这才算作为旁听者获知了相关信息。

庭姨的全名叫马庭园。我妈说到她的时候管她叫马庭园儿,我小的时候听这个名字听得很多,每一次都觉得一个人叫这么个名字真是好听。在我学会写字之后,我试着用汉字把这个名字写下来,就发现没有听上去那么美。这也许就是她的名字在海报上印出来的时候,为什么不叫“庭园”,而叫“汀苑”的缘故吧。

庭姨要来,妈花了不少时间在镜子里打量自己的头发。妈一直剪齐耳短发,以前还到咱们大院门口的魏能理发铺去剪,剪出内外的层次,剪完了发梢可以吹得自





然往里卷。可是后来发现,京剧团专门给学员“操把子”的张德江也在那里收拾他的癞头,妈就只好选择自我完善。

妈的头发一度求助于每天到咱们家来洗衣服做饭的刘毛妈,可是妈下班的时候刘毛妈早走了;而妈星期天在家的時候,刘毛妈也放假,她俩很难照面。所以她往往洗罢头发,必须拿着镜子自己剪短左右两侧,然后脑袋后面的部分由我来替她完成。

我每一次抓起剪刀都非常紧张,生怕把头发剪豁了,更怕把妈的耳朵剪豁了。

我一旦紧张起来,就几乎意味着十有八九要犯错,这就是我的考试成绩永远代表不了我的实际水准的原因。妈在家里剪发,会在脖子里围一条滑溜溜的丝织大围巾,剪完解下围巾一抖,脖颈里、衣服上干干净净。结果我第一次充作理发师,就把这条围巾剪了个豁子。

这条围巾是咱们家唯一跟“绫罗绸缎”沾边的奢侈品,是妈的最爱。她一时不知道拿这个豁口怎么办,后来是林琴心拿来了她的同色指甲油,把那个小豁口给黏合了。她还送给我们一块上面有隐隐细格子的浅米色“绸料”,专门用做理发围单。那块料子薄如蝉翼、手不盈握,给了我无穷遐想,觉得它可以做最飘逸的公主裙或者最浪漫的新娘婚纱。林琴心一定是看出了我的痴迷,她说:“黎儿不知道吧,这块料子是从旧降落伞上裁下来的哩。”

“可以做衣服穿吗?”

林琴心捂着嘴把料子举起来给我看:“嘻嘻,这料子做了衣服岂不跟没穿一个样吗?”

为了庭姨,妈终于下了决心,下了班直接就到曙光理发厅去烫发。

那时候全市上等级的理发厅一共只有两三家,无论什么时候,烫发都需要排长队。妈便指派我放学先一步替她去排队。

我从学校直接赶到理发厅的时候,该上班的人都远还没有下班,所以耗在理发厅里的顾客都很舍得花时间。男的脸上蒙块热毛巾,一睡就睡了一小觉。理发师给他们剪完了头发再接着吹干,吹完了又放下椅子,要给他们捏胳膊,然后再升起椅子来,开始敲肩膀捋脑袋。

我最不喜欢的是这个时间段的女顾客,要么胖大不堪,要么像“妖魔鬼怪”,总之都像活报剧《群猴》里的女人。我记得话剧班排这出戏的时候,女演员不但要垫假胸脯,还要垫假屁股,小孩们为此还特地奔走相告。我抵达“曙光”大约是下午四点半左右,她们多半已经烫好了卷子坐在玻璃罩子下蒸,可是一两个小时过去了,

她们还在镜子前没完没了。理发师用长柄梳的柄尖挑着发丝左吹右吹,没有哪一个发卷能让她们痛痛快快地认可。

我坐在理发厅靠墙的椅子上,一块儿等候的大人们或看报纸,或跟镜子里的人搭讪,跟理发师闲聊,没有人跟我说话。在发蜡甜腻腻的香味里,电吹风的嗡嗡声和人们聊天的声音一次次变得遥远而又重新拉近。挪到了第三张等待席的时候,我的瞌睡开始被越来越膨胀的焦虑替代。妈妈怎么还没有来?最终轮到我的时候,她还没赶到该怎么办?

妈几乎是在最后一刻才出现。我的承受力已经达到了极限,见到她,“哇”地痛哭失声,然后抽噎着喘不上气来。

“怎么了?怎么了?”

“我……我的小便快憋不住了……”

听到的人毫无同情心地笑作一片。

负责洗头的女工带我到堆放了很多理发用品的卫生间,让我自己解决。可是我的裤腰带怎么解也解不开,搁架上有一把剃刀,我踩着抽水马桶取下来,用它割断了裤带。等解完了小便,我才又重新把裤带接好。系上裤子,出了卫生间一看,妈围着白围单,顶着一脑袋热腾腾的湿发,刚刚在转椅上落座。

“妈不来,你还真准备让尿给憋死啊?”

我不吭声,胸中怨气未消。

“小姑娘大概怕排队排了老半天,万一走开了,被别人占去位子,对吧?”理发师颇为体谅地边为我说话,边拉开马步打量妈的脑袋。

“嗨,正要下班,郑局长来找一份文件,这就耽搁了几分钟。”妈在镜子里对我表示歉意,又问,“你饿不饿?要不你一个人先回家?”

“我等你。”我表示和解。

“那你把我的包拿过来,里面有块黄桥烧饼你先吃着。”

妈的包挂在墙上。那时候顾客的包都挂在墙上,虽然是挂在身后,从镜子里看得一清二楚,不用担心被人偷走。我按捺住激动,故意磨磨蹭蹭,找了只线圈木轴改制的小凳垫着脚,取下了妈的包。

妈的隐格子白玻璃纱手绢里,果然包着一块椭圆形的小烧饼,成片地缀着密密麻麻芝麻的酥皮脱落了,里面的白饼心上葱花影影绰绰,油酥的香味扑鼻而来。我把手绢托到妈的跟前,妈瞄了一眼,可惜道:“只一会儿工夫,它就成了残花败柳。刚出炉的时候可漂亮了。”





理发师“噗”地笑出来，他留着长指甲的小拇指俏皮地托着剃刀的象牙柄，正在刷刷地替妈削发，妈的头发一时间落叶缤纷。

“小心碎发落到饼上。快站到后面去把饼吃了。”妈说。

我把手绢平摊在一摞包装整瓶洗发膏的纸箱子上，仔细地把饼掰成两份，带芝麻的酥皮也分成两小堆。妈在镜子里猜到我在干什么，说：“都吃了，都吃了。刚出炉的时候我已经趁新鲜吃过一块了。”

我坐在木轴小凳上，翻着一本《电影画报》，尽可能矜持地吃掉了半块。然后，把剩下的半块也吃掉了。

其实我知道妈是舍不得自己吃好东西的。以她大家闺秀的身份，她也绝不会在大街上吃东西。而她所以用可以买一大块普通烧饼的钱买一小块酥油葱花烧饼，正是为了在曙光理发厅里不致太失身份。于是我只好不再表现得惜“饼”如金了，虽然借着《电影画报》遮面，每一粒芝麻都被我拈进了嘴里。

等我终于抬起头来时，妈头上的湿发被很多厚重的绝缘夹子夹成了小“禾苗”，一簇簇直溜溜地竖着，额前多了一排可爱的小刘海，既俏皮又稚气。

“妈，你要能这样去见马庭园阿姨就好了，她一定会马上就把你认出来了。”

5

十一岁的李观和她十岁的小伙伴马庭园在天井里练大匾轻功，她俩轮番在盛了粮食的竹匾匾沿上疾走，走一圈，往外捧一捧粮食。终于，粮匾被穿着花布小棉鞋的脚踩翻，一匾粮食四下飞进。崔嫂闻声从灶房里跑出来，双手拍打大腿，恨声道：“小姑奶奶，你俩就折腾我吧！”

街上，唱片店，李仲翔撩开皮袍坐在柜台上，故意露出里面的小羊羔皮，惹得一帮闲人围上来讨论羔皮的成色。仲翔买了京韵大鼓的唱片，兴致勃勃地往李府赶。仲翔身材纤弱，皮肤白皙，也是浓眉大眼，看上去就不像伯翔那样有底气。仲翔跨进正房，看到冬日的暮色里，紫檀木的家具间闪着一星幽红，紧接着“噗”的一声，老太爷捧着的水烟袋里跳出了一粒炭火般的烟渣，屋子里弥漫起烟草的香气。

“爸、妈，我回来了。”仲翔趋向前去，搓纸煤为老人点烟。仲翔的手指细长白净，卷的纸煤子紧致漂亮。水烟袋“呼噜噜”地重新发出声响。

仲翔笑道：“妈，唱片店有您最爱听的《丑末寅初》，小彩舞的。我给您买来了，我这就给您放了听。”说着便往搁着唱片机的花梨木方案跟前去了。

老太太从带绣墩的美人榻上坐起半截身子，心疼地递过自己的貂皮手筒，说：“瞧这手冻得跟冰溜子似的，还不快给暖暖！”

仲翔推开皮手筒，迫不及待地操作手摇唱机，暗淡而温暖的老人房间里，响起了小彩舞响遏行云的明亢唱腔。

《丑末寅初》极其少见地既不叙事又不道情，纯粹是描摹清晨郊外的风景。于是，薄纱般的晨曦、水墨似的田野、牧童脚下如云朵般涌动的羊群和树丛里鸟儿们梦呓般的啁啾，都随着留声机的转动，画轴一般地在听曲人眼前徐徐展开。

仲翔回到自己房间换上便袄，把脱下的皮袍悄悄抱到储物间，放回老太太的樟木箱。原来偷偷穿在罩褂里面的，是一件老太太的女式皮袍。

街上，到处亮起了元宵节的灯火，盐务局长李伯翔下班回家，崭新的包车车轮碾过飘落着鞭炮屑的雪地，旁边是蒋万和桂虎小跑的脚步。

李府门前，伯翔下车，站岗的盐警向他敬礼。伯翔摆手道：“别端着了！走，上你嫂子那儿讨酒喝去！”穿过天井，伯翔叫道，“众将官——”

李观和马庭园蹿出来，大声道：“有——”

“带马前行！”

“是——”

一千人踩着锣鼓点走过偏院，临时借住在这里的詹师长夫妇正借着朦胧的暮色把酒赏梅，男人们笑着彼此拱手问候。

“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上我那儿一块儿喝一盅？”

“不敢叨扰，我们这屋桌子也摆上了。”

“那回见？”

“回见，回见。”

伯翔迈进正房向二老请安，评价了一番小彩舞，从卧房更衣出来，穿过天井径直走向灶房。此时，马庭园娇憨地吊在他臂弯里，李观则乖乖地牵着他的衣角。伯翔进了灶房，吆喝道：“诸位，啥时候开饭？”

“快了，快了——这儿正温着酒呢。”

伯翔发现了老刘刚炸出来的花生米，靠着灶台抓一撮搁进嘴里，烫得噓噓吸气。

灶屋里真是暖和，伯翔的汗脚在鞋里躁动不安。为了方便抠脚，伯翔把脱下的袜子顺手搭在太太周榭的肩上。





周榭抓起案板上的面团逐一细闻，诧异着说：“咦，哪来的臭脚味？”

众人大笑。刘嫂笑得呛咳不止，差点儿摔了手里的烫酒壶。

正房里，用人们点上灯。不一会儿，桌上觥筹交错，火锅沸腾。

一家人边吃饭边议论时局。张学良的兵谏会是什么结局，大家一致持乐观态度。

老太爷兴起道：“仲翔，你把你那胡琴拿来，让你哥给咱来上一段！”

仲翔欣然搁下筷子开始调弦，伯翔对仲翔笑道：“我唱不难，得你嫂子跟我对唱。”

“哦？媳妇也会唱？”

“咳，做针线的时候瞎哼哼呗。”

“来来来，《贺后骂殿》。观，你去把爷爷的漆枕拿来。”

不一会儿，周榭的“有贺后在金殿，一声高骂”开唱，这段反二黄从赵高、王莽、曹操骂至司马氏，痛快淋漓。周榭平时说话慢条斯理，唱起京戏倒也收放自如，最难得的是，程派音节上呈现的藕断丝连之美，她竟也把握到了七八分。老太爷喜不自胜，拈一支镶银牙筷在他的漆枕上击打助兴，效果堪比板鼓。

周榭的“贺后”骂罢，伯翔一鼓作气接上赵光义的原板：

老皇嫂说什么务农耕种，普天下俱是老王来封。

享荣华受富贵你母子同共，亦非是叔为君侄为臣各分西东。

走上前打一躬把皇嫂尊奉，昭阳院改为养老宫。

赐皇嫂上方剑泰山压重，

管三官和六院，

大小嫔妃任你施行，

是从与不从？

周榭“啪”的一掌，把伯翔形容夸张地一揖推开。众人扬声大笑之际，马庭园扔下只啃了一半的鸡腿，抢前道：“下面‘赵德芳我的儿’我来！”二黄原板的过门拉过，马庭园奶声奶气地开唱：

赵德芳我的儿休要悲痛，近前来听叔王把儿来封。

孤赐你金镶白玉锁，

加封你一亲王、二良王、三忠王、四正王、五德王、六静王，上殿不参王、下殿不辞王。

我再赐你凹面金铜，上打昏君，下打谗臣，压定了满朝文武。

大小官员，谁敢不尊？

你是个八贤王，代管孤穹。

“好——”老太爷击枕叫好。

马庭园得意扬扬，正待晃动羊角辫接下面的散板，大街上冷不防响起冲天爆竹，没有防备的老奶奶差点被元宵噎着。

“咋了？这是咋的了？”

十六岁的马牧野裹挟着一阵风冲进屋，顿时满屋烛影摇动。小伙子激动得脸形扭曲，高声宣布说：“第五战区反攻济宁日军据点获胜了！”说完又旋风般地冲出去，往自己家的马府报信去了。

不日，借住在李家偏院的詹师长率部队开拔抗日前线，伯翔前往送行。十三岁的詹公子趁着大人话别，伸手把玩父亲腰上的左轮，大人们发现后齐声喝止。

欢送的锣鼓声中，师长策马绝尘而去。伯翔牵起小男孩的手：“儿哇，你我这就放马由缰，打道回府去也！”

詹公子笑着绕开李伯翔，径自跑出一丈开远。“小姦贼哪里跑！”伯翔两个大步，轻而易举地将小家伙重新捉回到身边。

“咱们正正经经走好不好？”小男孩仰着脸跟伯翔商量。

“什么叫‘正正经经’？”

“咱们别跟戏里那么走。”

“得令。”伯翔安生下来，叹道，“你要是我儿子，我是不会由着你这么安静的。”

“你喜欢马妞儿那样的吧？”

“正是。可惜她是个妞儿。”

“她怎么净待在你们家，不跟着她爸爸妈妈呢？”

“咱们李、马两家等于就是一家。马庭园儿她妈死得早，她和她哥哥不喜欢马行长娶来的新妈，没事儿就往咱家跑，小丫头片子干脆整天在咱家耗着，一来二去的，她可不就成了我小闺女了！怎么，你喜欢她？”

詹公子摇头道：“太闹了。”

“那就把咱观儿给你吧？”





“我可不敢。”

“咋？”

“我要了这个，那个闹的不得也跟着过来了？”

“你担心得有道理。”伯翔赞同地点头。一大一小梯已地说着话，晃晃悠悠地往回走。

十字街头，马牧野和他的同学们正在表演《放下你的鞭子》。演到卖艺老汉怒打卖艺女的情节，围观者中的一老太太极其破坏效果地表示她的不解：“那不是马行长家的少爷吗？他啥时候留上胡子成卖艺的了？”

李伯翔哈哈大笑。

晚上，李观挨着面案看她的母亲做花式馍馍——这是为偏院的师长夫人明早上路准备的。揉好的面团用刀背竖着压道痕再往上一提，这就是一只歪嘴的寿桃；两条面合在一起对折，拦腰夹上一筷子，再嵌上两粒红豆，这就是金鱼；小刺猬身上的刺是用剪刀剪出来的，镶眼珠用的则是两粒黑豆。

李观看得手痒，动手做了一件“面袄”。她把爷爷的一枚珊瑚小圆铃拿来，往“袄”上印团花，又从崔嫂的鬓上拔下她用攒了好久的碎头发换来的一把翠绿色化学梳子，用来给“袄”印花边。

马庭园闯进灶房，气喘吁吁地说：“观，西洋景看不看？”

“啥西洋景？”

“你来！”马庭园把李观拽到花墙旁，只见偏院的婆娑灯影里，师长家的小男孩正气喘吁吁地往井里打空拳，打得脸上热汗涔涔。

“他这是在干啥哩？”

“不知道呀。”

“发癔症哩吧？”

“不像呀。”

次日早晨，小男孩和母亲登上去后方的军车，李府全体相送。

马庭园扯住小男孩的胳膊，问：“喂，蛮子，昨晚你练的什么功？”

男孩想一想，道：“什么功我还说不出名堂。我只知道有一天功夫练到了，空拳下去，井水会喷涌而出，人从此力大无穷，比我爸爸的左轮还能对付日本鬼子！”男孩又评点说，“你俩的轻功练成了，可以用来飞檐走壁，对付鬼子的炮楼是最好的。”

李观一张脸立时窘得通红，没想到自己踩匾练的轻功也被他隔墙偷看了去。马庭园倒是喜出望外，追着车子吆喝道：“你啥时候回来？咱也好切磋切磋武

艺呀！”

6

《丽人行》公演的前一天，我爸爸从体验生活的四摆渡赶了回来。

“呀，夫人！发型一变，您简直就是一位凤冠美人呀！”

妈皱眉道：“人没到家，就先喝上了？你这至少是下去了四两。”

“何以见得？”

“我早就摸清你的规律了——一两、二两，隔靴搔痒；三两、四两，满眼娇娘。”

“噢，你的归纳还真有几分意思。”爸侧着脑袋想一想，道，“不过我眼里的‘娇娘’除了夫人您，也不会有谁了吧？”

“嗤。”

“还会有别人吗？不会吧？”

“仔细想想！扮上装，你就是一两酒不喝也准犯晕的！”

“你是说汀苑？”我爸一别脑袋，“怎么会！”

“怎么着？我们马庭园儿能迷倒那么多的男人，到了你的眼里就如此不屑？”

“那怪不得我。谁让她小时候的模样儿叫我目睹了哩？”

“她小时候咋了？她小时候，谁不夸她粉团儿似的惹人爱？”

“可是你忘了你妈说过的一句玩笑话了？”

“她说了什么？”

“她说送子娘娘造庭园儿的时候，准是让人打了个岔，面团落到椅子上，被她坐了一屁股。”我们一、二、三、四、五，五个旁听者哈哈大笑。

妈不耐烦了，说：“你是存心在跟我打马虎眼儿！”

父亲酒至半酣，雄辩的兴致空前勃发，只见他摊开双手，居心叵测道：“那依阁下的意思，令妹若是小生眼里的西施，那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呸，谁还看不出来你老兄眼里真正的西施是谁！”

“是谁？”

“我知道！”小三举手道，“是薇薇妈妈！”

父亲的酒立时醒去一半，眼睛垂下来盯牢小三：“谁告诉你的？”

小三咧嘴道：“嘻嘻，不告诉你。”

“无稽之谈！”父亲气恼地解下围巾，往地板上一蹲，开始叠这条围巾。我们全



体目瞪口呆。

“哈哈，爸还是醉了！”我哥哥詹迈一脸的幸灾乐祸。

小四、小五发现大可放肆，开始跳着高儿拍巴掌。

妈欠身夺过围巾，趁势拿膝盖顶了爸一屁股：“你就装吧你！”

父亲一挪屁股坐到沙发上，又把围巾拽过来，煞有介事地继续叠：“这围巾咱们还得留着给孙子们学走路哩，你别给我扯坏了。”

我们越发笑得不可开交。

爸的这条围巾，据说还是解放前为地下工作需要，组织上替他置的行头，配套的是一件风雨衣、一顶防水鸭舌帽和一双浅帮雨鞋，都是正宗的美国货。谁知道有了老大詹迈之后，保姆顾瑞玉把它往詹迈腰里一抄，提溜着它教詹迈学走路，此后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蹒跚学步，保姆们也都依次效仿，可怜爸的宝贝围巾到了今天，已经近乎褴褛。妈老会说：“你爸脖子上围的那是围巾吗？我怎么看着是一条裤腰带？”

也许是又想起了这句话，妈也绷不住了，笑得一屁股坐到沙发扶手上。

爸醉眼蒙眬地伸手摸摸妈头上的大卷花，赞叹道：“真好看！”又说，“夫人要是能一直这么打扮就好了！”

妈生气了，扔掉他的手站起来走开：“少灌几盅酒你干不干？哼，你一瓶‘洋河’够我烫两回头发！”

都说咱们中国的地皮子浅，说到谁，谁就会立马来到跟前。果然薇薇在外面拿小手拍门：“建建，建建，开开门。”只见老四一蹦三尺高往门口奔去，一路踢翻了字纸篓，踩疼了咱们家咪头的猫尾巴。

门打开，林琴心领着薇薇站在那里，手摸着老四的大奔儿头，柔声道：“乖孩子，爸爸妈妈都在家吗？”

妈笑道：“在在在，快请进来！”

林琴心进来，站在灯下但笑不语，很婉约的样子。她的头发又软又顺溜，烫发在她那里，犹如天生一般自然，相比之下，发质粗硬的妈真的像顶了只黑色的凤冠。

“去过‘曙光’了？是不是劳驾侯师傅烫的？”林琴心眼光闪闪地打量妈的新发型。

妈自嘲道：“咱又不是名流，还敢点师傅的名？轮到谁就是谁了。”

林琴心笑道：“那你还真是运气好——侯师傅削发的风格我最熟悉了。”

妈摸摸林琴心的卷发，又摸摸自己的：“可是我的怎么就没你的看上去舒服哩？”